

死豬事件後，嘉興地區加大河上打撈隊巡邏。

近期發生的黃浦江死豬漂浮事件，引發公眾高度關注。本報記者實地查訪浙江嘉興時發現，因為豬糞和死豬等污染，嘉興新豐鎮已經從傳統的「魚米之鄉」變成了一個「豬的水鄉」，事件敲響了當地家畜養殖業的警鐘。本報從今日起推出上下兩篇系列專題，從經濟及環境兩方面進行深入剖析，探究內地養豬業現狀及豬農的生存窘境。

編者按

農戶稱從未收過80元

浙官辯補助到位

補貼未兌現 驚現「羅生門」



從3月初至今，上海黃浦江打撈出1萬多頭豬屍。

央視記者最近走訪了死豬的主要來源地浙江省嘉興市，發現大量死豬污染下游河道事件的原因之一，是當地政府未能兌現給予每頭死豬80元的補助所致。為了解事件真相，本報記者深入被稱為「豬三角」的嘉興市新豐鎮竹林村採訪。當地官員稱，80元補貼現在已確認補助到位；不過，多名農戶稱，「好像聽說每病死一頭豬，政府會補助農戶80元，可是這筆錢從未收到。」

■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恆、茅建興，實習記者 錢舒吳

本報記者經過數日實地探訪，發現養豬這個中國最傳統的農耕經濟，在浙江省嘉興市正經受多方挑戰。土地承載量過大，環境污染加劇，產業結構過於單一。新豐鎮竹林村的養豬戶洪振(化名)稱，該鎮十個村子近萬名農戶，基本是家家養豬，與附近的鳳橋、西塘橋被當地人喻為「豬三角」，是嘉興最密集的生豬基地，竹林村更是遠近聞名。竹林村的養豬業始於上世紀80年代，曾向香港提供生豬而被稱為「臨港豬」。

養豬門檻低 國家有補貼

洪振表示，2008年豬肉行情很好，身邊養豬的都發了財。他看着眼紅，果斷從幹了十幾年的箱包廠辭職回家養豬。相比其他行業，養豬的門檻很低。不用營業執照、不用納稅，國家還有補貼。現在如他這樣30、40歲的養豬人很多，農民都願意養豬。可是去年底以來急轉之下的豬價行情讓洪振措手不及。家門口新建的豬舍至今空置，各種工具和飼料袋散落一地。「這段時間溫差大，白天晚上相差十幾度，小豬就容易發

病死掉。」雖然每個養豬村都建有無害化處理池，但是記者在採訪時河道裡仍然可以見到腐爛的死豬。一些村民稱，這裡河網密布，豬圈都與河流相通，所以很多村民都將死豬丟進家門口的河裡。

本報記者採訪中，多名農戶表示，「好像聽說每病死一頭豬，政府會補助農戶80元，可是這筆錢從來沒有收到過。」洪振說，前年他沒有收到這筆補助款，去年好像拿了50元是母豬的補貼，但不清楚死豬處理補助費從哪來。

而據央視《新聞調查》早前報道，從2011年開始農業部專門出台文件規定，如果生豬養殖戶的豬出現非正常死亡給予80元的補貼，就是希望在經濟上疏導農戶按照正常途徑處理死豬，但是在採訪中記者發現村民對這80元的補貼並不知曉。央視指出，其實從政策制定初衷，一方面讓農民減少一點損失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勵農民通過拿到這個補貼，把死豬進入到一個正常的處理環節去。可以這樣理解，就是這個80元的補貼，補貼當時的政策目標就沒有完全兌現。

對此，本報記者查閱到浙江省農業廳和

財政廳去年6月發佈的《關於做好生豬規模化養殖場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補助有關工作的通知》文件。通知中寫明，對規模豬場養殖環節的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費用按每頭80元的標準給予補助。

相關補貼發放 官稱以村為單位

對此，新豐鎮竹林村村委書記陳雲華解釋說，這個補助款發放是以村為單位，農戶一般不能直接拿到。有意思的是，陳雲華說這筆補助款村裡之前沒有拿到，現在是確認補助到位了。「那不是出了這個新聞事件後才補的？」「這個就你自己去想了。」陳雲華說完匆匆掛了電話。嘉興市畜牧獸醫局副局長蔣皓則以開會為由未接受記者採訪。

採訪中有農戶還說，村裡派人來清理豬糞尿要收10元的手續費，而生豬出欄檢疫，村裡協管員來收豬送檢時每頭豬還要收10元。

新豐鎮副鎮長黃軍解釋說，鎮上按照「誰污染誰治理」的原則，以三廢公司的形式運營，按照豬的出欄數確實要收10元的處理服務費。

賣屍風聲緊 處理池無位

總金額高達365萬餘元。

村領導視若無睹

國家首席獸醫師于康震早前也證實，由於嘉興一些養殖場陋習難改，加上監管和無害化處理能力不足，導致隨意拋棄死豬情況仍有發生。有嘉興村民稱，「往年死豬都流向餐桌，但近年打擊力度加大，現在是死豬多到無法處理。」

徹底溶解需一年

養豬戶蔡名(化名)告訴記者，其實收死豬賣錢的現象從前一直都有，到去年為止的這十年內未曾中斷。村民大多對此心照不宣，村領導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蔡名說，這些豬販子到農戶家發名片，只要出現死豬，晚上開一輛小麵包車，到家門口時農戶把死豬往車上一扔，隨便給個100元或50元就走，整個交易用時不到2分鐘。「作為養豬戶損失少一點就好，現在政府嚴打後風聲緊

了，這些人大多被抓了，不過一兩年後可能又會死灰復燃。」

根據規定，病死豬應該作無害化處理。據嘉興市政府通報，全市目前共建成無害化處理池573座，計4萬多立方米。可是記者發現，這些處理池大多掛起了「病豬池已滿」的牌子，掀開處理池蓋口查看，確實也是「豬滿為患」。據了解，這些通過燒鹼溶解的處理池，要讓一頭病死豬徹底腐爛要一年以上時間。而顯然現時這樣大批量的處理已不是無害化處理池可以滿足。

嘉興市政府目前正在推廣大型濕化廠建設，希望通過招投標，以工業化的方式處理死豬。可是建廠需要大量的財力投入，該鎮領導曾半開玩笑地對記者說，「燒一頭豬比燒一個人還貴。」此外，建廠的進度還會卡殼在選址上。嘉興市環保局工作人員表示，老百姓雖然對環境問題有怨言，但都不願意把工廠建在自己家附近。



■村上多數無害化處理池已接近飽和。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

當地政府去年下半年對回收病死豬的打擊，一定程度上造成目前死豬增多，隨意拋棄的現象。據《法制日報》報道，去年11月8日，嘉興市中院對17人製售死豬肉案作出判決，3人被判無期徒刑。被告人參與生產、銷售死豬肉

散戶難監管 防疫設施差

有嘉興村民稱，「村民圖省事，將大量死豬往河裡扔……不是說政府不收(死豬)，而是因為這裡散戶太多，政府根本無法管理」。作為生豬主產區的嘉興，去年生豬飼養量達734萬頭，生豬養殖場戶近13萬個，出欄規模50頭以下的養殖戶佔89%。這些散戶與規模化養殖場相比，在防疫和整體環境保護等設施方面，都存在很大的差距。因豬舍非專業設計，缺乏防寒和消毒等設施，以及一些傳染病疫苗價格昂貴，生豬死亡率一直維持較高水平。

一名養豬專業戶指出：「前兩年行情好，養豬的人多了很多，養的豬多了死

的自然也多。現在豬肉價格下來了，養頭豬平均要虧一兩百元，打育苗、增加保暖設施等都要花錢，對於虧錢的東西，不盡心、對疫病防治缺乏經驗的農戶就很容易造成小豬仔死亡，素質差點的養殖戶就亂扔了。」

滯銷致欠數十萬飼料款

豬農洪振也表示，竹林村很多農戶都是自繁自養，飼料、獸藥如今都增大了養大豬仔的成本，而當地飼料多是掛賬的，等豬長大賣出再去收賬。豬肉市場的不景氣，讓許多農戶心理壓力增大，有的甚至已欠了幾十萬的飼料款。



■農戶豬舍設施簡陋，僅以塑料薄膜當牆。

產業鏈脆弱 豬農議價難

據「中國農業推廣網」文章顯示，一頭豬從出生到端上餐桌需要經歷飼料和飼養、販豬和運輸、屠宰、批發、零售共5個環節，其中販豬和運輸環節利潤佔比竟達73%，而各項環節總利潤是一頭豬總成本的兩倍，奇高的利潤和嚴重不平衡的分配造成市場不確定因素增加。一旦某個環節出問題，整條產業鏈會變得非常脆弱，出現恐慌拋售的現象在所難免。

雖然目前的養豬戶處於普遍虧損，但是市場上的肉價仍是居高不下。多位養豬戶向記者抱怨，對於肉價他們根本沒有議價能力。嘉興海鹽縣2006年6至7月曾出現「豬價比不上菜價」的兩難境地，當時每市斤2元的豬仔最低只售1.6元，豬農處於嚴重虧損狀態。一些養豬者被迫宰殺母豬維持收支平衡，致使能繁母豬存欄數銳減。據當年第三季度調查，海鹽縣母豬存欄數比上年同期銳減32%。

今年的豬肉價格為什麼會跌入低谷？據農產品物價監測預警點調查，生豬行情在2011年達到歷史高位之後，2012年春節後3月下旬開始呈現「跌跌不休」的態勢，直到2012年11月中旬，在飼料原料大幅漲價的推動下，豬價又出現了小幅回升。

豬糧貴成本增 生豬多降價

據嘉興平湖市農經局資料顯示，一季該市生豬出欄12.09萬頭，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0.30%。生豬價格在1月中旬達到頂峰，然後就急轉直下。短短一個多月時間，生豬價格達到4元/公斤的降幅。

與此同時，豬糧的高企也升高養殖成本。今年以來的玉米、豆粕、小麥等飼料原料價格，總體基本維持不變，從而造成豬糧比、豬料比直線下降，二月底三月初豬糧比為5.25:1，大大低於浙江省所定的6:1的盈虧平衡點，已處於黃色區域(豬糧比在5.5:1至5.0:1之間，價格中度下跌)，離紅色區域(豬糧比價低於5.0:1，價格重度下跌)也為之不遠了。

有文章分析，進入2月以來，豬價的下行造成部分養殖戶產生恐慌心理，部分將本該年後出欄的豬提前上市。商務部及相關部門向市場投放了4800噸中央儲備凍豬肉，對市場信心影響較大，加速了養殖戶出欄速度。受春節前外地務工人員返鄉影響，終端市場需求也減弱，進入節後消費淡季。直到2月底，嘉興市生豬出欄價跌至14元/公斤以下，跌破養殖戶心理防線，大量毛豬拋售現象再次出現。

■當地養豬戶丁大伯向記者講述豬販子的生意經。

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